

文 / 廖 奔

发掘梅兰芳背后的文人——齐如山

——读梁燕《齐如山剧学研究》

【摘要】齐如是北京近代文化史上一位奇人，也是中国京剧史上一位奇人。他对戏曲的最大贡献，是直接成就了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梁燕的《齐如山剧学研究》全面分析了齐如山剧学的各个方面，从他的历史论、特征论、技法论到他的评论和研究；然后总结出齐如山剧学带有特征性的三个意识：科学意识、实践意识与比较意识；最后探讨了齐如山的剧学实践：他的编剧艺术、导演艺术和策划艺术，总结了他的多种才能与贡献。

【关键词】齐如山；剧学研究；舞台实践性



齐如山与梅兰芳

齐如是北京近代文化史上一位奇人，也是中国京剧史上一位奇人。他发现并帮助了还是嫩蕊的梅兰芳，从最初帮他理解人物与剧情、为之设计正确的身段与表情，到中间帮他进行舞台改革、为之编写了连串的古装新戏（26部），到再后帮他出国发展、将中国京剧推向东西各国和世界剧坛，使他获取了全国和世界性荣誉。可以说，是齐如山成就了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这前后，齐如山长期沉溺于京剧、浸泡于戏园，进行了大量的戏曲调查和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国剧”研究著述（61种）。

其时，处身于激烈社会变革之中的京剧正面临转型期，以谭鑫培为象征的老生京剧受到审美时尚的挑战与时代观念转换的影响，开始走向衰微，而旦角京剧的潮头正在昂起、方兴未艾。齐如山与梅兰芳的传奇性结识过程，成为文化人对旦角京剧进行文化注入的象征和开端，从此京剧名旦周围聚拢了一批文人，开始了京剧的文化创新与良性竞争局面，最终四大名旦历史形成，结束了京剧老生执掌牛耳的局面，奠定了京剧后来的发展格局。

这个时期中国戏曲研究也形成了划时代的开端。民国前后出现了三位影响深远的戏曲学者，王国维从历史维脉角度、吴梅从声韵格律角度、齐如山从舞台实践角度，共同探讨了戏曲的本质规律，深化了人们的认识。王国维奠定了现代戏曲史学基础，吴梅培养了许多戏曲研究传人，齐如山的工作则直接成就了京剧大师梅兰芳。

然而，由于其成就主要体现在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实践中，齐如山长期被梅兰芳的成功光环所笼罩，人们看他的面目总是影影绰绰，对之虽时有所闻但又往往了解不深。梁燕的齐如山剧学研究，着力于对齐如山在京剧史上历史贡献的全面品评，做的是发掘水下冰山底座的工作，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20世纪京剧转型与旦角艺术兴起的历史文化内涵。

作者简介 廖奔，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梁燕先是全面分析了齐如山剧学的各个方面,从他的历史论、特征论、技法论到他的评论和研究;然后总结出齐如山剧学带有特征性的三个意识:科学意识、实践意识与比较意识;最后探讨了齐如山的剧学实践:他的编剧艺术、导演艺术和策划艺术,总结了她的多种才能与贡献。

齐如山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台上戏剧之组织”,这是他不同于其他戏曲研究者而独树一帜的地方。齐如山爱戏到沉迷,对京剧进行了长时间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他天天泡在戏园后台,逢人便问,什么都问:衣服、盔帽、勾脸、把子、检场、音乐,总带着本子铅笔,边问边记录,回去再整理归类。他在回忆录里说,他由此认识了梨园界人士四千多人——这大约是他其他文人无人能及的:“外界人尤其是官员、学者与戏界人来往,都只是认识好脚,我则不分好坏脚儿都认识,连后台管水锅的人等等,我都相熟……总之,你想要问一个人的专门技术,那你就问该行的好脚;若问戏界全体的事情,那你就各行都得问,生行的问生行,净行的问净行,关于行头就得问管箱之人,各行的事情都是如此。”(《齐如山回忆录》)他因而得以写出许多归纳总结京剧实践的文字,仅看他的此类著述名目即可可见一斑:《国剧身段谱》、《上下场》、《脸谱》、《行头盔头》、《论国剧中之笑》、《戏中之建筑物》、《戏中桌椅摆设法》、《戏班》等等,用他的话说,是“知道的戏界零碎事情”多。梁燕指出:齐如山“着眼于‘场上之道’,是出于认识上的自觉并且身体力行,在近代的戏曲研究中可谓独树一帜。他不像王国维那样偏重案头的考据,也不似吴梅那般热心于度曲订曲,而是对舞台技术、梨园口述资料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自觉的先导性研究。”他的许多研究成果直接帮助了艺人,梅兰芳对此深有感触,他说:“二十年间,余所表演之身段姿式,受先生匡正处亦复不少。近又将各种身段之原则,一一写出,实为从来谈剧著述中之创举,我同侪旧辈咸视为极重要之发明,深信国剧不至失传,将惟此是赖。”(引自齐如山《国剧身段谱》)当然,齐如山的研究也有明显缺陷,他继承了古来帮闲文人的口味,著述有时类似搜罗逸文密事,写出来的是谈闲掌故,不求科学严密,诚如梁燕所指出,齐如山“论结构、论语言没有李渔那样系统,那样高屋建瓴,还缺乏学理上的缜密,还显得零散而随意,有些地方逻辑性较弱。他的理论兴趣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过于注重形式美,而忽略了思想的深邃性”。

然而,齐如山研究的实践性,使他得以烂熟于场上,熟悉并掌握了戏曲的本质与规律,直接帮助了他对梅兰芳的文化注入。在这方面,他眼界的开阔性又起了助成之功。旅欧观剧的经历使他建立起比较眼光,改革国剧弊病的自觉意识则使他关注当下演出,这成为他选择梅兰芳的直接契机。齐如山在寻找一个切入口,他找到了有着最佳气质和功底、最富潜力的梅兰芳。烂熟场上又使他得以具备导演和编剧才能,帮助他对梅兰芳进行成功的舞台塑造。1912年齐如山从《汾河湾》“介入”梅兰芳,就是从导演角度入手的。他启发梅兰芳的舞台心理体验,为之设计出形体和表情动作的9个段落,做的就是导演工作。梅

兰芳照办后,下次演到这里,场上就有“彩”。以后齐如山全面进入梅兰芳的舞台创作,在为他创作、排演系列古装新戏时,实现了对剧本、音乐、舞蹈、舞台设置、服装、化妆的总体设计和把握,突破了京剧传统的审美格局,丰富了其舞台语汇,提升了其艺术境界。梁燕因而指出:齐如山是现代戏曲导演和编剧的先驱者,他编导的许多剧目都成了梅派的经典,如《嫦娥奔月》、《西施》、《洛神》等等,他在剧目创作和导演方面都对中国戏曲起了非常大的建设性作用。齐如山能够根据演员的特长与风格为之设计剧目,唱腔、身段直至舞台和服饰,其创造呈现出编导互渗、编导一体的良好状态,这是他得以成功造就梅兰芳的坚实前提,也是他得以推动京剧艺术长足发展的有力推手。在齐如山的带动下,一时形成文人墨客纷纷与京剧旦角“联姻”的风气,如罗瘦公与程砚秋、庄清逸与尚小云、陈墨香与荀慧生,京剧四大名旦因此而崛起于京华,齐如山开辟之功莫大焉!当然,梁燕也客观品评了齐如山创作剧目之长短:其优点是长于抒情、载歌载舞,适宜于体现梅兰芳之舞台美,其缺点则有时较“冷”,剧情方面不够叫座,齐如山在这方面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这些品评可谓“中的”。

通过梁燕的发掘,我们今天走近了齐如山,看到了梅兰芳成就背后的一根有力支柱,这根支柱在京剧的现代发展以及中国戏曲的现代历程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推力,它是不应被历史忘却的。

